

基于文化解读的南方乡村文化振兴策略研究

——以湖南省安仁县为样本

魏彩杰¹

【摘要】：南方乡村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有其独特性，在文化特征的体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以稻耕文明为特征的文化区域的乡村社会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有太多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值得关注。本文以湖南省安仁县为样本，通过乡村社会文艺语式中超时空图式文艺语式、时间回顾式文艺语式、空间展开式文艺语式的分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困境与突破的解读和由家庭圈、交易圈、祭祀圈、教育圈形成的南方乡村文化圈等典型文化因子的分析，提出了基于文化解读的乡村文化振兴策略和“六维度”乡村文化振兴方法，以期教化民众，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提升人民精神境界的目的。

【关键词】：文艺语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圈 振兴策略 安仁县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22)03—119—07

明恩溥是最早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他的著作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乡村的重要来源。葛学溥对凤凰村的经济、社会、家庭、宗教和社区组织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费孝通把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开启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新纪元。但这些学者对长江中游以南、罗霄山脉以西、武陵山脉以东、南岭山脉之北这片区域的农耕文明特别是稻耕文明发祥地的文化没有深入的研究。而这片区域的乡村社会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有太多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值得关注。

湖南省安仁县地处罗霄山脉西麓，是稻耕文明发源的河谷要冲，南方稻耕乡村的代表，是岭南文化和湖湘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是神农尝百草、神农发现茶叶之地、神农误食断肠草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中草药发祥地，有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演绎了一幕幕历史话剧。典型文化因子的解读和深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先决条件。以湖南安仁为样本的南方乡村文化以乡村社会文艺语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和由家庭圈、交易圈、祭祀圈、教育圈形成的南方乡村文化圈等为典型文化因子。

当下，文化振兴过于追求“视觉特效”，有的把文化元素盲目进行“嫁接”，并无仔细研究与推敲。只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子，“深入挖掘”不够。例如很多古建筑的修复简单使用一些纹样元素，而时代、寓意完全不符。一些文旅小镇，除了外观形式略有差异外，其结构、产品、体验则大同小异，同质化严重。有的文化振兴“时代特色”没有融入，文化传播方式停留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实物传播等方式，而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媒介方式并无涉及，不能适应现代潮流。

为避免文化振兴的同质化和流于形式，本文以湖南省安仁县为样本通过对村落典型文化的解读，形成了民俗、符号、心理一体化的乡村文化振兴策略。

一、基于乡村文艺语式解读，以感觉与知觉“视觉生产”符号为中心的振兴策略

作者简介：魏彩杰，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湖南湘潭，411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方乡村典型文化因子及振兴策略研究——以湖南省安仁县村落群为样本”（编号：21YJCH173）

(一) 南方乡村社会文艺语式具体体现分析

以湖南省安仁县为样本，按照乡村社会文艺语式的时间、空间与内容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超时空图式文艺语式体现——神仙、神话及“巫”和“术”等的传说。

神话、神仙与巫术是最古老的神奇幻想，它以神的活动作为叙说中心。样本村落湖南省安仁县是一方古老的土地，有神农身影，生长出许多传奇的故事，有无处不在的始祖，对这些原始神话、神仙世界的描绘，是乡村文艺语图重要体现之一。特别是神农氏炎帝驾临安仁“成农耕鼻祖，开医药先河”，从此，此地的山水无不沐浴帝德仙风，一众山河全有了“仙”字名号，百草凡花皆具灵丹奇功，由此延伸出来许多与神农有关的文艺传说。如《灵异药湖》是神农洗药之所，百草入湖，异香缥缈，神清气爽，飘飘欲仙。树上鸟雀欢唱，水中鱼儿跃腾，田野农夫牛歇，湖面渔人息网，一片祥和。以神农为代表的原始形象，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安仁风调雨顺、百世昌盛，人民在其指引下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2. 时间回顾式文艺语式体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衍生。

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在湖南省安仁县流传众多。如奇峰祖师弘扬佛教，广结善缘，修建寺庙，让众人有归宿。何来头虽然不是达官贵人，但是机智过人，经常与豪强不义之徒作对。段瑞青是安仁县有名的秀才，从小聪明好学、才识过人，关于他才情的故事比比皆是。张定天相传他在擂台上四拳两脚打死日本武师激奋人心，但他非常低调，辞去职务，回家专事授徒，教人治病。鱼画大师东方人历经艰难岁月，但是执着追求，终成大师，但是他以东方艺术家特有的良知、智慧和勇气，对国家、社会、事业恪尽职守，无私奉献。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前夕，他闭门谢客，用3个月的时间创作4幅巨幅国画，捐赠亚运会。这些人物人们口口相传，激励着后来人勇敢、善良、无私奉献。

3. 空间展开式文艺语式体现——日常世俗生活及礼俗。

有关于嫁娶的文艺语式，如《换手帕定终身》中通过媒人牵线，男女方互换手帕是相互确定的意思。《村姑出嫁》中阐明了嫁娶的一应程序，换帖、合八字、纳聘、填庚书，还要给女方家叔伯、舅姑等所有亲戚送“啄”（又叫“敦鸡子”，即鸡、鹅）。至于贴轿联、婚礼选曲、圆洞房等都在不同的文艺语图中有所体现。有关于习俗的文艺语式，如安仁农村的红白喜事要“引乐”。一是为了热闹，二是为了抒情，烘托气氛。乐师班唱戏是必备节目，除此外还要打开场鼓和收场鼓。最重要的是引乐的曲调，牌名有五六十种，主题不同，临场发挥的曲调也不同，迎亲嫁女的一般为喜庆的曲调，寿诞一般为祝福的曲调，丧事是哀痛的曲调，祭祖庙会则会用庄严、缓慢的曲调等。有关于生子的文艺语式，如《洗三》《剃满月脑》《百日开斋》等文艺语式中，让我们看到，在安仁出生并长大的小孩需要经历的仪式。有关于节日的文艺语式，如安仁县老百姓过年有放“三响”鞭炮的习惯。三响指的是：大年三十燃放敬财神炮，新年初一燃放接财神炮（又称开财门），初二燃放出行炮。购买三炮不能随意，除了讲究鞭炮长度、大小外，还要着重检查鞭炮引火线的紧密性和响声如何，特别是初一和初二的鞭炮，燃放时不能断引线，否则会令人感觉不吉利，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心情。燃放注重早，是抢彩头、抢财运的意思。

(二) 南方乡村文艺语式属性与使命解读

马克思提出乡村社会语图究其属性与使命，无外乎三点：其一使农民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其忘却自己的劳累；其二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其三培养其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

神话故事、人物和神仙幻想出现在各种题材中，有原始性、浪漫性的特征。那些神仙世界并不是超然于世间的迷狂境地，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对人们美好愿景和现实生活的投射；神不是与人走向对立面的异己的存在，而是人们创造精神生活和人

们善良、美好心灵的外在体现，是人与生活的延伸。作为“种族记忆”的原型母题，存留在人们的心灵中，当遇到特定的遭遇、特定的心境的时候，就会被触发，这种“种族记忆”也就会被召唤到意识中。^[2]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通过超时空的图式，培养人们的道德感。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文艺语式的重要体现方式，由历史人物衍生的时间回顾式语式带有典型的类型化的人物设置模式，人物都带有深刻的典型化、脸谱化、公式化的印记。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般都会被塑造为身材魁梧、聪明机智、充满希望与信心、不被权威所折服、为民做主的形象。类型化人物的塑造刻画与传统戏曲中角色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戏曲中的角色一般有生、旦、净、末、丑几种类型，有相应的脸谱化描法，也对应了忠、奸、善、恶的人物形象。戏曲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人物是高度凝练的，是典型的体现，所以类型化、脸谱化的人物设置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3]人物原型的探讨，可以传达出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期待，就像马克思提出的乡村社会语式可以使人们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

如果历史故事是时间上的回顾，与之相对应的世俗生活和礼俗则是空间上的展开。在安仁县人们日常生活与礼俗语式描述中，处处透露着“幸福的笑容”。安仁县有着独特地域特色的世俗生活和原生态的礼俗，对这些生活的描绘，可以反应本质观念和原始内涵，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幸福的笑容”是“大团圆”叙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大团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景在心理上的一种补偿体现。创作者叙事，勾勒出一幅幅符合人们审美观念的生活图景。“幸福的笑容”“大团圆”式的叙事非常符合普通老百姓祈求欢乐祥和的心理，传统语式中会尽量避免痛苦、不幸、死亡等情节。^[4]在古代文学中，才子佳人、公案故事多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结尾。

(三)以感觉与知觉“视觉生产”符号为中心的振兴策略

现实的世俗图景、历史传统与人物故事、虚无缥缈的神话幻想共时性的展现于语式中，甚至超越时空同时并存，人们通过想象的翅膀在语式的天地里自由地翱翔，表现了人们的伟大创造力和主体意识。

文艺语图主要以视觉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从目前的研究角度看，视觉是研究最全面、利用最广泛的感觉方式。外界信息转换成编码信息，通过神经活动输入大脑。基于视觉生产的策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造型，创设具有实用性和审美性的造型，形成带有目的性的创作结构。以乡村文化为切入点，打造乡村文艺语图视觉生产，主要体现为从品牌经营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等几个角度。民俗中体现本土文化个性的语、图、物抽离为可以具体表现的、展现文化的直接载体形式——设计符号。将复杂的语、图、物，抽象出简单的语构形式，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中，从而创造出个性化、符合视觉生产的设计符号。

基于乡村文艺语式的设计符号创设，一方面符合当地的文化体系与内容，体现了人们的道德、快乐与叙事；另一方面通过直观和个性化的视觉生产符号，带给人们审美的享受。

二、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解读，以认知与学习的“空间性”调节信息加工负荷为中心的振兴策略

湖南省安仁县的“赶分社”被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时该项目也是“二十四节气”扩展名录之一。¹“赶分社”具有南方乡村文化的典型特征和象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解读与分析

安仁县“赶分社”活动是一种历法文化。《安仁县志》载：“以春分为期，香草坪为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²安仁县“赶分社”活动是一种祭祀文化。从后唐(公元923—936年)起，就已经在今天县城建立的寺庙，祭祀神农氏，兴起“赶分社”习俗，流传至今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安仁县“赶分社”活动是一种中医药文化，据传，每到春分节，

中草药堆积如山，各种灵丹异草汇聚一堂，不少民间郎中借此机会聚集安仁，一边为百姓治病，一边相互切磋医术。安仁县“赶分社”活动是一种群集文化，据载，从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起，人们就在安仁县城南面举行“赶分社”活动，时间为7~10天，主要进行药材交易，人流如织，各省的商人和百姓都不约而同赶来参加“赶分社”。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象征性分析

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渊源、信仰追求及价值取向，他们通过象征符号对其进行保存与传承，进而保持和维护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质。这些象征符号体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及集体仪式中，强化各种关系，维持着地域文化的稳定，形成对地域文化的认同。象征符号是一个整体，包含“‘能指’和‘所指’两个角度”。^[5]“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即符号的表象层面，可以传授或表现某些东西。“所指”是符号所指代和表示的意义，即符号形式背后的文化逻辑。

民众对自然环境既依赖又畏惧，在与自然环境的频繁接触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认知系统。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带有神灵色彩的象征符号，将抽象、迷惑的自然现象外显化、具象化，这些象征符号的“能指”即符号的物质形式，集中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及集体活动中。春分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万物生机勃勃的时节，安仁县的人们形成了以下习俗：祭祀、通商、交易、开耕、赏花、药膳等。这种形式带有复合性、综合性的内容，寄托了安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赶分社用的是一个“赶”字，人们放下身边的事情，在春分时节，从四面八方赶来，其脚步之匆忙，惜时之程度尽在一个“赶”字。“分”字除了指春分时节外，还表示在这一天，人人都能分享到福分和交换分配所需的东西。“社”即社日意思，指的是安仁的百姓基于对土地神和神农的信仰与祭祀在社日进行集会。“赶分社”是在春分时节(春社社日)，人们聚在一起祭祀、敬神、娱乐。赶分社体现了人们祈求祖先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健康平安、吉祥如意、国泰民安的美好意愿。

象征符号的“所指”即符号所指代的事物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意义，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景与期待。安仁的草药文化，传统又平民，当地农民对每样东西都谙熟于心，能游刃有余辨认，他们上山采挖、下山濯洗、晾晒、研磨、兑配、熬煮，供全家服用，多余的就挑去赶分社，换些农具和生活必需品。整场仪式，几乎所有的象征符号表象均被规范化、正面化，体现出生活的美好及社会的和谐。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保护与振兴策略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和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农耕不太符合当下人们生活的需要。现代网络的传播是迅速的，交流方式是多元的，受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影响，建立在节日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形式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安仁“赶分社”活动原生态的表现成分日趋减少，吸引力变弱。要想摆脱困境，首先要树立传承和保护的观念，依法、依规、科学、有效地进行保护和传承。制定措施、成立组织、培养人才，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其次要进一步丰富“赶分社”的内涵和仪式体系，在现代文化的引领下，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形成新风尚和新文化体系，打造文化品牌。再次要改变模式，融合发展，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商贸、美食、民宿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发展模式，打破单一的模式。

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具象的表现形式，或歌或舞或物，而湖南省安仁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体现形式侧重于活动和体验。安仁“赶分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性”非常强。人类的行为随时间而表现出的复杂性主要是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的反映。^[6]认知不仅是内容的认知，更是过程的认知。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人们要形成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另一方面利用这些认知，形成对生活经验的理解与学习。认知与学习是文化振兴的重要方式。结合安仁县“赶分社”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模式可以从节庆活动、节气时令以及习俗营造等角度考虑。乡村空间营造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景观的提升改造，利用空间性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二是地方文化内涵场所的重塑，用浸润的方式打造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三是升级的特色乡村创建，通过交流交往形成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文化体系。通过空间方式、浸润方式、交流交往方式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文化的振兴。

三、基于家庭圈、交易圈、祭祀圈、教育圈的南方乡村文化圈，以情感心理维度与表达为中心的振兴策略

(一)南方乡村家庭圈、交易圈、祭祀圈、教育圈的文化体现

南方家庭的一般组合方式为男主位女客位。家庭以父母为中心，父母主导组合家庭。在南方乡村这种核心家庭占据的比例较大，主要原因为：一是南方乡村农耕文化氛围浓厚，“耕读传家”历来是立家之本；二是家庭户主一般为男性，家庭单元大；三是家庭关系稳定，离异者少。村风淳朴，人心善良，丈夫忠于妻子，妻子相夫教子从一而终，这种稳固的家庭方式，强化了乡民的家庭意识，过着恬淡耕读的农家生活。

南方乡村商贸交易主要集中在墟场，墟场是乡民商品交换、信息交流和情感交流最活跃的场所，是乡村文明的标志。每到墟日，乡民们熙来攘往，共同营造乡村墟场的繁荣。墟场上，各种声音交杂，菜是刚摘的，鱼是刚捞的，小笼包是刚出炉的，各种农副产品自产自销，热闹非凡。

南方乡村大多为宗族性村落，一个村落的居民，形成一个共同的地缘群体和血缘群体，他们有共同的移民经历，有共同的地域范围，有共同的祖先和方言，自然形成一个举行祭祀活动的地域单位。人们通过共同的神明信仰、共同的祖先崇拜、共同举行祭祀活动，将村落人群整合起来，以维系整体的意识和情感。由此，也就形成了村落性、超村落性祭祀圈。

南方乡村儒学兴盛，源于信奉耕读传家，崇学重教。先祖乡贤更是殚精竭虑，代代相传，远村近邻都受到影响，使得重一方教化，隆一地文风。南方乡民有一种骨子里的情结，就是设学办校、送子读书。这种情结主要来自农耕文化耕读传家理念的深入人心。乡村学子接受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南方乡村在古代为解决村塾、族塾办学经费来源，村落多设学田，以学田租谷充任教育经费。这种制度在宋代已经形成，明清趋于完善，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村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经费筹措制度。

(二)基于情感心理维度与表达的乡村文化振兴策略

从日常生活角度看，民俗认同是日常最能确认一个人或群体的文化传统归属的活动，“认同”是某一群体对一个共同事物在心理上的赞同和确认。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承认；二是接受。费孝通指出，文化与认同存在一定关联性，文化是认同的结果，也是认同的客体。^[7]

文化认同是群体内部人员对共同文化的确认，会对共同文化产生归属感。^[8]同时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自我身份追寻与确认的过程，比如当处于异地文化时，找到熟悉的能获得归宿感，或者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可以获取自身所处的文化。^[9]由家庭圈、交易圈、祭祀圈和教育圈形成的文化圈，就是确认共同文化的具体体现。

人的认知与记忆是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人的情绪会影响到人的认知、学习与记忆，情绪还会影响人的行为。由于成年人在某种情绪状态下易于回忆起情绪性质与之相同的过去事件，因此通过同类情绪体验的重演，可以唤起其相应的情绪体验。^[10]所以基于情感，乡村文化振兴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乡村与教育。耕读传家、地方文圣、置田捐谷都体现了人们骨子里对教育重视的情结。其次，乡村与民俗文化。文戏、舞耍、聚餐、祭祀、交易等都形成了礼俗文化和精神乐园。第三，乡村与乡村闲话。乡村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都是情感维护的载体。通过策划、媒介推广打造品牌文化，形成地域文化特色，为乡村民宿、乡村旅游、乡村产业奠定文化基础。把情感与人和事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以情感人，文化认同带动情感确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策略。

湖南省安仁县处于岭南文化和湖湘文化的交汇之地，由此通观中国南方乡村，具有强烈的代表性，视角更为独特。通过乡村文艺语式体现，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家庭圈、交易圈、祭祀圈、教育圈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圈的分析，更深入地研究乡情，

全面认识乡土，通过乡村文化探秘，阐释人们从善如流、质朴实在、公平正义、崇学厚德的价值观，可以教育民众，为乡村文化的振兴奠定基础。

四、以文化解读为中心的“六维度”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分析

典型文化因子的深入挖掘与解读，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了基础。乡村文化振兴策略与实施路径应紧密围绕典型文化因子进行。^[11]从调研、规划、设计、营造、管理与教化六个维度系统思考，通过建构“六维度”实验工作方法，达到乡村文化振兴的目的。六维度实验工作法的支撑是“人、事、物、场、境”。在这个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最关键要素是“事”和“物”，串联点是“场”，灵魂塑造点是“境”。以湖南省安仁县为样本，乡村文化振兴“六维度”工作法按照如下顺序与方法进行。

维度一：调研——民俗文化的搜集与整理，保证乡村文化的底蕴化和故事化。首先搜集整理本土民俗文化。通过乡村文艺图谱、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圈的梳理，从乡村解读(名称由来、地理位置、当地资源、历史沿革、方言考究等)、人文乡村(史话、风俗活动、民风、文艺语式、名人奇人等)、山水乡村(代表性山脉、江河、公园、美丽村落、代表建筑等)、走遍乡村(家庭圈、交易圈、祭祀圈、教育圈等)、味道乡村(代表饮食等)几个角度进行整理。其次厘清文化与文明的认识问题，文明求同，文化求异。

维度二：规划——乡村文化振兴的策划与规划，保证乡村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整体化。“六维度”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人”，“人”是出发点。“策划”的实施者应该是由当地政府进行主导，这样就把握了行动的方向和指引。“规划”就是进行布局和思考。在前期调查与材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展开策划与规划，形成关键词。以安仁为例，策划的关键点应该放在“人”上，形成共识。规划需考虑空间、资源、管理的有效统一，分区、分类有序开展。这样抽离出了解安仁的六个关键词：赶分社、稻田公园、神农、风俗、生态绿色、文化艺术。领略安仁风情有八种风物：草药、米塑、淌皮、抖辣椒、豪峰茶、火铳、产夜鬼、鸡婆酒。以此出发，从而发展出相关维度的本土文化共识，集底蕴、个性、共识、定位、要求与切实可行的对策于一体。

维度三：设计——基于本土文化个性的设计符号转化，保证乡村文化的品牌化和特色化。“六维度”系统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事”与“物”。设计是把具体的事物抽象化，主要从“事”与“物”两个角度出发，并把愿景、期望融入符号进行表现。把民俗中体现本土文化个性的语图物抽离为可以具体表现的、展现文化的直接载体形式——设计符号。符号转化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影视符号转化，主要将民俗活动如赶分社等，以动画、影视的形式体现出来。二是图片符号转化，主要将民俗器物，如古老用具什物等以动静态图片形式呈现。三是语言符号转化，主要将民俗故事、民间语言、民俗文化等进行声音符号转化保留，用现代科技3D、影视、信息共享平台、互动、虚拟技术等方式促进民俗文化发展。

维度四：营造——基于本土文化个性的空间重构营造，保证乡村文化的绿色化和空间化。“六维度”系统的串联点就是“场”的营造。依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学理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其建构意义通常存在于空间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三维框架中。从品牌经营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等角度入手形成文化的绿色化。安仁乡村空间营造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景观的提升改造，例如稻田公园的改造，利用空间性体现文化；二是地方文化内涵场所的重塑，例如民俗文化园的建设，用浸润的方式打造历史文化；三是特色乡村创建，通过交流交往形成社会性文化。乡村公共空间的营造不仅涵盖显性的意义，也要有更深层的隐性的造化。^[12]

维度五：管理——基于本土文化个性的情感管理，保证乡村文化的情境和境界。“六维度”系统中灵魂的要素是“境”。“境”融入情感管理是维系本土文化的重要手段。情绪情感是沟通我们与世界的桥梁，它把我们带进与世界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之中。^[13]耕读传家、地方文圣、置田捐谷是人们对于教育的情感；文戏、舞耍、聚餐、祭祀、交易等是人们对于精神乐园的情感；乡村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都是情感维护的载体。以情感为基调，文化的传播就有了价值和力量，有了情境、心境和境界。

维度六：教化——基于本土文化传播的教化，保证乡村文化的落地与实现。整个体系中，“人”是核心，“人”也是落脚点，

最终通过教化传播落实到人的层面,通过空间再现—平民话语空间的生产、再现空间—共同体空间的生产、空间实践—参与性空间塑造,以及传播、教育、培训等方式,实现公民精神面貌转变、乡村文化振兴的目的。^[14]

将民俗、设计、公共空间与传播介入乡村文化,设计可以点燃人的心与灵的光焰,形成创造力、吸引力和生产力;公共空间与传播可以将文化落实到人的层面。多学科角度可以更加细化、更加微观、更具执行力地形成战略合围。在“六维度”实验工作方法实施过程中需要克服以下困难:一是民俗中久远之语图物及风俗的详细情况保存不完整,只能依赖于老一辈人的印象画出草图及记录;二是语言障碍,本土文化的搜集整理需要与当地的百姓进行交流,而当地的方言,听清听懂是有一定困难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5]“深入挖掘”并与“传统文化”密切结合是乡村文化振兴策略部署的出发点。以湖南省安仁县为样本进行南方乡村文化的解读,提出基于文化解读的乡村文化振兴策略,并结合湖南省安仁县乡村文化特征形成以文化为核心的“六维度”乡村文化振兴方法,以点带面,能为其他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践模式。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01.
- [2]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7:121.
- [3]丰城.新年画的民间审美趣味[J].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7(9):28-32.
- [4]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M].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1991:243.
- [5]章兴鸣.符号生产与社会秩序再生产: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政治传播意蕴[J].湖北社会科学,2008(9):50-52.
- [6]赫伯特·H.西蒙.人工科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7:102.
-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8.
- [8]陈世联.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3):117-121.
- [9]傅才武,钟晟.文化认同体验视角下的区域文化旅游主题构建研究:以河西走廊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01-106.
- [10]柳沙.设计心理学[M].2版.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05.
- [11]刘俊明.让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N].贵州日报,2021-11-24(10).
- [12]姜洁萍,邹宇静,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美丽乡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南方农业,2021(7):149-151.
- [13]斯托曼.情绪心理学[M].5版.轻工业出版社,2006:201.
- [14]姚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思考[J].南方农业,2020(1):103-105.

[15]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注释:

1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国发[2014]59号。

2 清《同治安仁县志》卷二·地域·沿革。